

《 精典悬疑推理系列 》

复活节岛谋杀案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张倩/译

集侦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考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现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足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THE MOAI MURDERS

到复活节岛。在那里，古代神秘衍生出现代阴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MOAI MURDERS

复活节岛谋杀案

THE MOAI MURDERS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张倩/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35

© Copyright 2008 THE MOAI MURDERS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节岛谋杀案/(澳)汉弥尔顿著;张倩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8-916-1

I. 复… II. ①汉…②张…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029 号

复活节岛谋杀案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者:(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者:张倩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916-1

定价: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部分

维莉阿莫

阿纳可可(西班牙语,指处女之山洞)——已经是食物供应中断的第三天了,维莉阿莫根据透过狭窄的岩穴看到的昼夜交替判断着,她感到自己胃部的剧痛愈发猛烈地要撕裂她。毫无疑问,其他人也被饥饿折磨着,然而对食物一定会送来的笃定使他们像平常一样坚忍地活着。难道这些人对于鸟群的到来不是至关重要的吗?可为什么食品还不来?维莉阿莫很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她已经可以透过厚厚的肉摸到自己的肋骨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三天来他们不得不吃以前吃剩的香蕉皮和马铃薯皮,可这些也已经告罄。他们绝对没有被遗忘,不,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毕竟她的父亲是负责给他们送食物的人。可他又在哪儿?维莉阿莫很想她的母亲,母亲一直告诉她要勇敢,她也会努力做到。她毕竟是伟大的霍图玛图阿家族的直系后裔,在这世界的中心的第一代首领啊!

她最想念的是她的哥哥,他被那些大船上的人带走了,她担心哥哥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逃出去是有可能的,她思索着,可以靠后背的力量,先把头从狭窄的穴口伸出去,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高处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她得上到那去,然后就可以小心地爬上岩坡。她将享受那久违的微风拂过脸庞的感觉。可如果她真这样做了,好不容易养出的苍白脸色和身上的几层肉将不复存在。她和其他被选中的女孩,必须保持苍白和丰盈的体态。一旦鸟群到来她们就会马上参加奥龙戈祭典。

她很想知道负责观望天空寻找鸟群踪迹的智者是否已经在 Haka-rongu-manu 待命,就等第一枚神圣的鸟蛋被发现的讯息了。如果这样,她们将很快被召唤。不,她会和其他人一起,在黑暗中继续等待。食物终将像往常一样送到。

第一章

TE-PITO-TE-HENUA(西班牙文,复活节岛原住民对该岛最初的称谓,即“世界的肚脐”)

如果哪儿有一张写有谋杀最常见的动机的列表,我很难相信因马铃薯而起的冲突会列入其中的显著位置。倒不是说那是随处可见的普通马铃薯,应该少管闲事。这可是番薯,甜马铃薯啊,在这颗行星“泪眼”中如一小粒尘埃那么大的贫瘠小岛上,它的存在与否已经折磨了关心这类事情的人很长时间。然而无论警察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有人因为它而杀人。

对我而言,关于人类和马铃薯的低俗故事是我极不情愿与之有关系的,但它却是一堂符合规律的实物教学课,既会拥有也会失去。在某种程度上,当它结束时也像开始时那样,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一端是生命的开始,另一端是生命的终止。尤其是发生在世界中心的那些事件证明了,往事紧紧伴随着我们所有人。

故事从令人十分愉快的消息开始,至少我没成想自己的选择会影响整个事情的结局。这条消息来自我最好的朋友——莫伊拉·梅勒对古董店的突然造访。她等我结束一笔交易,看着又一对满意的顾客麦克林托和思温夫妇离开。当我包好东西送走顾客时心里有一

丝担心,莫伊拉·梅勒最近这段时间状态一直不好,脸色更加苍白和消瘦。我注意到她是坐着等我的,尽管她棕黑色的头发仍呈现健康的光泽,没有一根白发,而妆容也一如既往的完美,可看起来有些恐怖。她在人前必须那样,因为她就在这条街上经营着一家温泉疗养馆,人们对于温泉馆主人的外表自然有所期望嘛。幸运的是,这些标准对一个古董商没什么要求,当然某些还是必须满足的。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从那些看起来是趁古董主人在棕榈海滩度假时利用门口的货车“取得”货物的古董商那里买东西。

“想不到吧,”最后只剩我们两人时她说,“一切都很顺利,所有的测试都表明身体在复原。”

“哦,莫伊拉,”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太高兴了!”她看起来相当的平静,我却要飞到月亮上去了。

“我也是,”她回应,“生活总是时不时地给我们一些考验。”

“我想这会让你以后好好生活。”

“你这么说可真滑稽,”她说,“当我从麻醉剂中清醒过来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哎唷!痛呀!’而是只要我侥幸活下来,我会列出所有那些找理由拖延的和压根不想再做的事情,我一定去做前者而不再做后者。”

“自从听说你必须做手术时我就一直是这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之前没有说的话,我非常在乎的人被重病纠缠真的是一场灾难。”

“我知道,”她说,“既然医生已经确信我康复了,我就不会忘掉这段经历。我不会再像以往那样把想做的事拖延到未来不知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会拥有多长时间。”

“的确,”我附和着,“但是从哪开始呢?”

“克里夫在这儿么?”她四处搜寻着。

“不在,”我答道,“他去为月底古董秀我们的展位买点东西布

置一下。”

“我刚才好像看见他的车经过，”她说，“有些事情我想和你单独商量一下。”

“这儿没有其他人，”我说，“也没有顾客，真遗憾。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复活节岛。”她神秘兮兮的。

“复活节岛？”我不解。这好像不属于什么极端机密的主题吧。

“复活节岛，”她郑重地重复，“这正是我新生活的第一件事，我要去膜拜那儿的雕像。”

“好吧，嗯，似乎有些远。”

“我不在乎那有多远。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去那里，”她说，“我读了所有书，康·蒂基——乘木筏从北美洲到波利尼西亚的不可思议的航海历程，然后是灵魂，关于复活节岛的考古学研究。多么浪漫，让人无法想象。在我心目中，他英勇倜傥，绝对是个英雄。我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就像他那样。二者相差甚远，但我会让你看到，以往的温泉主人所发生的改变。”

“一位成功的温泉经营者，”我补充，“这点你不要忘了，《商务周刊》的文章可是经常会提到你。”

“是的，”她说，“我为自己的成绩而骄傲，但我并不只是一个温泉馆老板。我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追求，虽然从我过去十年所作的事你恐怕看不大出来。可至少现在，我要追求不一样的生活，就从复活节岛的探索开始。它是我的人生目标，你知道，我去过埃及的金字塔，雅典帕台农神庙，古罗马广场。但不知为什么，我竟没去复活节岛看过那些石像，我也不明白，可能生活的惰性成了我的绊脚石。承认吧，你早就想去那里了。”

“是的，”我说，“它也是我的人生目标，但我很难想出一个理由，

能够说服一个古董商从多伦多到那里。我所有的行程都是为了这家店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工作无关的旅行了。”

“我猜他们不会让你带一块巨型石头回家的，”她大笑，“关于这点大概有行规吧。”

“即便没有，它们也有十五到二十英尺高，几吨重呢，都不够交行李超重费的。”

“而且对手提行李而言似乎有些太大了，”她说，“难道那儿就没有什么你很想要的东西么？”

“我想那里会有各种各样的宝贝，但是恐怕没有我能卖给麦克林托和思温的。”

“我估计没有，”她停顿了几秒，“问题是，克里夫恐怕很难接受我可能病得不轻这个事实，我都不像平常那么自信了。”

我差点脱口而出，克里夫对手指长的小倒刺都大惊小怪，现在他肯定更无所适从了。我就是知道，我们的婚姻持续了超过十二年，而且现在仍在一起开店。不过从个人角度而言，他现在成为莫伊拉的麻烦了。

“我相信他一直很为你担心，莫伊拉，”我说，“这可是生死关头，你不能怪他，”一边默默地庆幸自己的机智和左右逢源。

“希望如此，”她说，“那你会去么？”

“我会去什么？”

“和我一起去啊，你这个笨蛋。我知道自己一个人可以去，但是如果你也去，旅程将会充满乐趣的。好好考虑一下，一次只有欢乐的远行，没有工作，没有男人。”

“这个想法倒是很有颠覆性的，你考虑什么时候出发？”

“下星期吧！”

“下星期？”我想着马上要到的古董展，克里夫和我已经预订了一

个大展位。我想到从意大利运出的货物随时会到达,想象着放在桌上的一大摞订货单,还有家里厨房将会发生的无休止破坏,必然会不停地骚扰维修工。

“我会负担你的花费,”莫伊拉说,“如果是这个原因让你犹豫的话。”

“不,不是的!”我回答。

“就是说你答应了?”她问。

“这绝对是一次长途旅行,你确信你的身体可以么?”

我问完问题后是一阵明显的沉默,我这么问就是个傻子,要是我在三个星期前刚动过手术,可能现在还在床上,手捂着眼睛哭泣呢。莫伊拉不是这种人,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要强的女人。只要她决定了,就什么都无法阻止。我的脑海里翻涌着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令人厌恶的各项测试、痛苦的手术,然后是煎熬的等待。很难想象她是怎么熬下来的,因为整个过程中她的感受从没对我提起过。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这件事。我感觉真的很糟糕,因为我们一向都是开诚布公的。

“为什么不呢?”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一直想和那些雕像也来个近距离接触的。”如果克里夫因为莫伊拉的病情而不能很好地调整自己,那我们就等着看他一个人为古董展伤神吧。这也算是对他没有给莫伊拉充分支持的惩罚吧。

“谢谢,”她说,“我很在乎你的想法。”

“我们会玩得很不错的,”我说,“已经很长时间没一起旅行了。”

“几十年了,”她赞同,“我很好奇怎么回事,所有那些我们想干的事,比如我曾想当一名考古学家。可结果是我们似乎无休止地陷入工作中,同样也在一段又一段的交往中无法自拔。当时看上去可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最初的兴奋、生活的热情和无穷的可能性已经消逝了。你以前就想当一个古董商么?我猜你应该是吧,第一次见面

时你就很关注这方面了。”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会在小时候就计划着当一个古董商的，莫伊拉，”我说，“那时我对历史很着迷，远古历史，真的。对我来说，任何年限少于1500年的东西都无聊至极。我也不想当老师，所以可能正好碰到了我注定要喜欢的东西，的确，我很高兴自己那时的选择。但我并没有那样计划。学校毕业后我就开始旅行，像毕业班的大多数人那样，区别在于他们畅游世界，而我则选择四处采购。实话跟你说，我买的太多了，必须卖出不少来为新东西腾地方。”

“夸大其词了吧，我敢肯定，”她说，“可是说真的，在你还是小孩的时候，难道没有什么你很想做的么？”

“列车长，”我说，“我当时认为坐在火车尾部和站台上所有人招手是一件很酷的事，可我后悔没干那行么？答案是不。”

“你很幸运。用你的话来说，我取得MBA学位是因为它看上去很酷。而我开温泉疗养馆可能只是因为我做了个市场调查，发现了存在的机会。也没准因为它能没完没了地折磨我父母，他们不喜欢家里有一个开商店的，而我仍然选择那样做。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理由。”

“可你那么擅长经营，”我说，“难道你没有乐在其中么？”

“当然有，”她说，“你说对了，我是干得不错。我只是好奇，如果当初追求自己的理想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像约瑟夫·坎贝尔说的那样，追求自己的福祉。我还会在这儿，经营着自己的温泉馆，和克里夫在一起么？我不知道。”

我什么也没说。与克里夫有过一次婚姻，然后在他和我最好的朋友亲密交往时，作为难以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我早已告诫自己，决不要再轻易表达我的意见。事实上，我把自己的感受深深埋在心里，以至于自己有些麻木了。我总是感觉，与莫伊拉的友谊得靠相互之

间的缄默来维持,即使像我们这么要好的关系,一旦涉及这个问题,其中某个人一定会冲动得说些事后让人后悔的话,这段友谊也就要毁了。我和现在的男朋友罗布·卢奇卡相处得很融洽,可即使是在他面前,我也特别注意,既不谈论和克里夫过去的生活,更不涉及由于克里夫和莫伊拉的结合带给我的复杂情绪。

“你想让我怎么安排复活节岛的行程呢?”我说,“我们应该买机票么?假如我有足够的积点可以往返于火星的话。我可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我刚才正说到这点,不是么?”莫伊拉说,“正好被你打个岔。都是考古学家惹的。医生告诉我身体恢复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从现在起我会试着让自己不再那么脆弱不堪。但如果说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等待绝对是个错误,因为你会发现自己错过了机会。及时行乐,把握今天,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我的信条。我一定要去复活节岛,如果你发现我在午夜没人看着时偷溜出去,我就是去找寻那些石像了。”

“你不会刚好是进入更年期了吧?”

“也许吧,”她回答。

“嗯,和我想的一样。”

“我会顺利度过的,”她坚持。

“我不知道克里夫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一丝难以觉察的负疚感刺痛着我。

“把他交给我吧,”她很有信心。

复活节岛可能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地带之一了,当我们的欧洲祖先苦苦地思索如果他们航行得太远,可能会从世界的边界掉下去时,其他老航海家们却显然是轻轻松松地跨越了数千英里空寂的大洋。他们中的某些人,机缘巧合,也没准是计划好的,发现了这座

小岛。冒着被无休止拍击着海岸的惊涛骇浪碾碎的危險,他们留了下来。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如何度过飞机上难熬的旅程足以让你伤透脑筋——智利的圣地亚哥距离太平洋群岛 2 400 英里,需要超过五个小时的航程。复活节岛是一座海岸线最长距离只有 25 英里的三角形小岛。如果你错过了它,那么你能看到的大洋上的下一个小点——最靠近复活节岛的也是臭名昭著的皮特克恩岛,恐怕还要飞越 1 200 英里无垠的水面。这片海域被称作无人地带是有来由的,但当你坐在智利 841 航班上时最好不要过多考虑这个问题。

事实上,复活节岛无论离哪儿都相当远,特别是我们的家。我们花费在飞机旅程上的时间无法计算,从多伦多到圣保罗,从圣保罗到圣地亚哥,而现在正飞在绵延数千英里的大洋上。莫伊拉,这个经历很多事的女人,对任何事都不再惧怕。整个航程她都在睡觉,这对我来说本应是很明智的,如果我能睡着的话。“我想三周半前的手术还是有些好处的,”飞到加勒比海某处时她说,“我骑在一头骆驼上也能睡着。”

“我要嫉妒死你了,”我说,“当然除了那些缝合线。”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恐怕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她拍着那本一直在读的《旅行指南》然后夹到双膝上,“你猜人们现在把复活节岛称作什么,拉帕努伊?”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不过我对这地方的了解倒真是只局限于电视上有时播放的纪录片。”

“拉帕努伊,”她重复着,“两个单独的单词代表这个地方。合到一起变成一个单词就是当地人的语言,它也代指当地人。你知道么,岛上的居民是大概 1 600 年前从波利尼西亚某地来到这里的,在这里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将近 1 400 年。多么令人惊讶,我猜这也是只有复

活节岛才有那些巨大石像的原因吧。你在读什么呢？”

“一本《照相机指南》，”我说，“罗布在我们出发前送给我一个小可爱的小数码相机。我们得多拍些照片回去，他说这小东西是全自动的，我只需要对准然后按下按钮，可说明书却差不多一英尺厚。我已经读了两遍，目前只弄明白了如何把吊带安到上面，可能第三遍我会更幸运些。”

“罗布人真不错，”她说，“接着啃吧，我还想与那些雕像照点不错的合影呢。”

“别对我要求太高，”我说，“这部相机实际上类似于某种补偿，我拜托罗布在我外出时保持厨房的清洁。他有些生气地告诉我如果我坚持要自己的空间就应该自己处理这事儿。然后他可能觉得有些过火，出去给我买了这部相机，来弥补自己对我生活中唯一一次假期的过度反应。其实我以前有过一次假期，我就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去哪了。”

她大笑，“你们可以搬到一起住嘛。”

“我们会玩得很开心，”飞到巴西上空时她指着免费杂志说，“看这儿，我们在那儿会赶上一个什么复活节岛摩艾集会。”

“我想这一定是那些巨大石雕的叫法。我们将会看到‘摩艾’，”她详细给我解释着，“而且，如果我没读错的话，它既是单数也是复数。你必须从上下文体会它的意思。”

“哦，明白了。”

“大会将在我们住的宾馆举行，”她说，“由此看来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会赶到复活节岛参加会议。肯定会有讲座、实地考察或别的什么。也许我们能碰巧赶上某些会议呢。大会时间正好是我们在的前三天，我们可以尽情了解所有想知道的，然后自己参观。”

“我希望宾馆不会太嘈杂。”

“你真是个傻瓜，承认吧，”她不屑地说，“听起来多让人兴奋啊！”

“我觉得大多数学术研讨会才真正无聊呢，”我说，“所谓的专家说话味如嚼蜡，只会重复他们的生僻观点。”

她拍了拍我的胳膊，“你陪我来我很高兴，知道时间安排得不太理想，但我想告诉你我从心里感激你。”

“这本指南快惹恼我了，”我说，“在我离开前罗布说他想退休，可能那时我已经要疯了，他就在我收拾行李时给我当头一棒。”

“他好像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吧，是不是？”

“也不能这么说，他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服役，他们刚刚出台一项新的提前退役福利政策，所以他正在考虑。”

“这样也不错，是吧？”她说。

“那他后半生要做什么呢？天天围着我转么？”

“啊哈，这件事我们得开始好好计划一下了。”

“他的确威胁，噢，是‘建议’陪我一起采购物品。但说真的，工作是枯燥的，我告诉他如果真的和我一起干他一定会觉得十分乏味。”

“然后他什么反应？”

“他说有道理，可能他现在就是想干点别的什么，像我一样，及时行乐不考虑将来，仅此而已。”

“我觉得暂时那么认为没什么问题，你已经告诉了我你的人生目标，但没说什么事你不会再去做，”我问。

“我绝对不会再碰甜菜了，”她回答。

如果有人认为在南太平洋深处一定会看到棕榈树、茅草屋和松软的沙滩，恐怕我就是这样想的人之一，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从错误的观念中醒悟。那儿是有树，但非常稀少，再看看周围你永远不会用“葱郁”这个词来形容。相反，整个小岛就是个草原，有着险峻的海岸线；突出的岩石，一圈圈的耕种带和高耸的被海浪不断拍击的悬崖绝

壁。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贫瘠的地方，风无时无刻不在呼啸，海鸟在头顶盘旋尖叫，满天飞舞的灰尘就像第二层皮肤，无孔不入，非要塞满你的鼻子、嘴、衣兜和头发。四处眺望只能看到无垠的海面，让你迷失在它的浩瀚中。从小机场的停机坪看去，我感觉和莫伊拉好像紧紧抱着浮木——必须是颗大木头，跟着人群随波逐流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是这样。我们的旅馆就位于主要的城镇——汉加洛——的外面，更准确地说是唯一的城市的外面。旅馆倒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地方，一列有着红色屋顶的白色建筑，道旁种满了木槿和仙人掌，从它位于悬崖上的观景台看出去，那幅景象让人美地叹息。旅馆入口处悬挂着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第一届复活节岛摩艾大会。

旅馆大厅三面都有入口，雕刻着美丽鸟兽花纹的木柱支撑起茅草屋檐。大厅的地板上交叉密布着缆绳，看起来像障碍训练一样，如果你不想让鼻子和红地毯来个亲密接触的话，就要当心了。可能是当天唯一的航班到达的缘故，大厅内到处都是人走来走去，一堆堆的行李遍布各处，前台也排起了长龙。

一位看上去非常结实的男士就站在门内，染红的鬓发，明显的啤酒肚，穿着粗纹牛仔裤和衬衫，脖子上围着红色丝巾。他对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阿罗哈（夏威夷语，意为你们好），你们中不会有人就是霍图·玛图阿吧？”

“什么？”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哎呀，我猜错了。不好意思，你们两位美女是来参加摩艾大会的么？”

我强打起精神，没有人叫过莫伊拉美女呢。

“恐怕不是，”莫伊拉说，“可我们是为此而来的，能不能在门口签个字什么的让我们也参加呢？”我的下巴差点掉了。